



**HAL**  
open science

## 欧洲大都会的再造社区：多重方法分析与国际比较

Bruno Cousin

### ► To cite this version:

Bruno Cousin. 欧洲大都会的再造社区：多重方法分析与国际比较. Lizhong Xie;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The Fabric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252 - 272, 2017, 9787301284483. <hal-02396223>

HAL Id: hal-02396223

<https://sciencespo.hal.science/hal-02396223>

Submitted on 6 Mar 202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欧洲大都会的再造社区：多重方法分析与国际比较

卡 辛 (Bruno Cousin)

法国里尔第一大学

针对法国法兰西岛地区所进行的社会分隔量化研究 (Préteceille, 2003, 2006; Oberti and Préteceille, 2011), 侧重于将都市空间区分为多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职业分布类型, 凸显出针对上层及中上层阶级与社会混合关系进行差异化及区域化分析的必要性。然而, 近来多数研究仍持续将个案研究结果概括而论, 例如米歇尔·潘松 (Michel Pinçon) 与莫妮克·潘松-夏洛 (Monique Pinçon-Charlot) 针对世袭资产阶级传统高档社区的研究, 或者将研究对象主张“自立门户”的表现与动机作为既定前提, 并根据宏观趋势观察加以推论, 借此建立总体说明模型, 来对其加以论述。同样地, 今天许多研究着重论述上层阶级在都市规划及居住形态上十分热衷的国际分蜂现象, 认为是全球化以及上层阶级与城市及社会混合的关系, 促成了某种均一化现象, 但却没有通过全面性的研究方法来实际验证此一假说。

为了补救这些缺失, 本文所进行的调查是针对上层阶级自我区隔的动态范围, 以及该阶级群聚的居住空间, 来进行差异化与全面性的分析。时间跨越 2004 年至 2008 年, 涵盖巴黎及米兰近郊的五个社区, 其特征为人口中具有极高比例的管理阶层 (尤其是来自私人部

门)。社区内的高档集合住宅空间由数百或数千户公寓大厦所组成, 过去三十五年来屹立在拉德芳斯 (La Défense, 巴黎) 及塞格拉泰 (Segrate) 新商业中心附近。塞格拉泰是米兰市郊少数市镇之一, 虽然远离富有历史光环的市中心, 但发展成为高档住宅空间。圣菲利切 (San Felice) 与米兰 2 (Milano 2) 这两个位于米兰市郊的住宅社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建造完成的; 位于巴黎近郊的拱门市郊 (Faubourg de l'Arche), 以及位于库尔布瓦 (Courbevoie) 的杜奈尔花园 (Jardin des Tournelles) 与位于勒瓦卢瓦-佩雷 (Levallois-Perret) 的雅特岛 (Île de la Jatte) 东角的微型社区, 则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建造完成的。在多重方法研究步骤的框架下, 我们与这些空间的居民总共完成了 89 场深入访谈, 其中 55 场在法国, 34 场在意大利。<sup>①</sup>

本文阐述的研究结果主要是来自对上述社区的分析 (请参见 Cousin, 2012, 2013, 2014), 它显示在这些立足于欧洲大城市的独特社会空间拼图中, 存在着某种建构并居住于城市的独特模式, 我们将其称为再造 (refondation)。我们会通过结合跨域、国际及跨概念 (例如比较两种理想类型) 的比较方式来加以说明并阐述再造的特点, 使其不会被并入其他关于社区社会水平快速提升的都市动态之中。在进行分析之前, 首先还必须简单说明选择田野对象的标准做法。

## 一、量化分析框架：在比较过程中找出可比量

过去十多年来, 埃德蒙·普雷特希尼 (Edmond Préteceille, 2003) 提出的法兰西岛社区分类方法一直是用来找出该地尚未经过田野调查之区域的主要方式, 同时这种分类方式也能让地方专题研究归结出合理化的结论。近来有许多研究皆根据该方法来划定研究宗旨, 好比

<sup>①</sup> 我们针对每个社区的居民进行半引导式的访谈, 并着眼于社区的用途及其代表意义。访谈时间介于 1 小时到 3 小时 20 分, 对象为 1 到 2 人 (2 人同时受访的次数并不多, 且大多为夫妻, 少数情况下为朋友)。除了三个案例之外, 我们都是当面接触受访的个人或家庭, 也就是在路上或社区的绿地空间与其攀谈, 受访对象或正在回家的路上, 或正在休憩。我们选择这种做法而不是通过邻居间的引介, 是为了避免在社交习惯及相识密度的均一化方面, 影响受访样本的客观性。请参见附录中的受访者简介一览表。

说“小中产”的工人阶级空间(Cartier et al.,2008),或是大郊区的中产阶级混合空间(Charmes,2011)。

关于上层阶级空间,这种分类方式能让我们了解到,尽管对旧资产阶级社区与正经历绅士化的社区在区域社会空间配置方面曾经有过仔细分析,但是其他区域的社会空间配置却一直受到忽略。这种现象尤其反映在 SCE 类型的案例上(人口多为企业管理阶层及工程师为其主要特色),这些阶层的地理分布通常是位于经商资产阶层的高档社区(SBE)与中产阶级甚至是工人阶级空间之间的“缓冲”位置。在上塞纳省(Hauts-de-Seine)中,通常不会出现在巴黎及其他巴黎近郊区省份的 SCE,主要是分布在拉德芳斯附近。我们在法兰西岛(库尔布瓦)所选择的两块田野就属于之前从未被调查的类型,另外雅特岛的勒瓦卢瓦角虽然因为社会阶层稍高而被定义为 SBE 类型,但却因为邻近高档社区的历史核心地带,同时与新商业中心<sup>①</sup>比邻,而与前述两块田野拥有相同的地缘关系。

至于人口数目及经济重要性仅次于巴黎及伦敦的欧洲第三大城市米兰,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空间分类方式可以直接与法国田野地区进行比较,因此就必须加以建立(Cousin and Prêteceille, 2008)。首先,我们将意大利当地的纳税资料与巴黎所采用的纳税资料进行整合,通过标定米兰城市范围让其更加符合 INSEE(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所划分的都市区块,同时采用类似法国 IRIS(îlots regroupés pour l'information statistique,即重组街区的统计信息)的范围进行空间分割,并将米兰当地的社会职业税务细则换算为法国的 PCS(professions et catégories socioprofessionnelles,即职业与社会职业类别)。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我们就能够采用与法国相同的因素分析及分类演算法,获得属于米兰专属的社区分类方式,协助我们识别社会空间拼图中的不同

<sup>①</sup> 根据普雷特希尼分类法所定义的 18 个不同空间中,SBE(企业主及管理阶层主导的资产阶级空间)为排名第二的上层空间,其就业人口中平均有 46.1%担任管理阶层或从事高智商职业。SCE(空间居民为企业管理阶层与工程师、企业主及企业中中介职业)则以 33.5%的比率排名第四。SBE 与 SCE 的劳动人口分别占法兰西岛人口总数的 6.0%与 4.7%。所有 SBE 空间的就业人口在巴黎市区内占 58%,在上塞纳省为 25%,在伊夫林省(Yvelines)则有 16%(这三地的 SCE 就业人口则分别为 2%、50%及 31%)。

区块,并对拼图中的对照与并置进行仔细的分析。

在最上层的四种米兰空间类型中,BC 被定义为相当于米兰当地的 SCE,于是圣菲利切(百分之百的 BC 类型)及米兰 2(由 BC 及 BB<sup>①</sup>构成)就被定义为近似于我们在库尔布瓦及勒瓦卢瓦两地所调查的社区。事实上,这些空间除了其居住人口皆具有极高比例的共同社会职业类别之外,在距离大都会市中心及其新商业中心的中心性/市郊性(centralité/périphéricité)方面,还有在各自所属的群聚类型(regroupement)以及对其他邻接或邻近城市类型的接触(exposition)等方面(Massey 与 Denton,1988),也都非常相似。此外,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一样,这些城市都尚未经过任何研究调查。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些社区作为调查对象,是考虑到它们在巴黎及米兰的社会及空间拼图中各自占有的相对位置,而不只是考虑到它们就业人口结构具有上层社会职业类别的集中性(以百分比表示)。事实上,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意大利与法国的全国就业总人数都具有相似比例的上层社会职业类别<sup>②</sup>,但米兰及巴黎两座大城市中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根据地理学家与社会学家所建构的许多欧洲城市等级分类,巴黎与米兰所属的等级完全不同。巴黎可比伦敦,一向被归类为 1 级城市,也就是属于全面性多功能城市与集中化首都;米兰的特色则是一个专门性的都市,具有重要的金融及商业地位,但在这些方面却又不及巴黎繁忙,因此始终被归类在 2 级城市,而且会根据不同情况被定义为一座“专门的国际大都会”,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都市地区”(而非全球重要性),一座“欧洲大都会”,或是

<sup>①</sup> 根据米兰分类方式所定义的 19 种不同空间类型中,BB(具资产阶级意涵的上层空间)与 BC(管理阶层主导的上层空间)分别为排名第二与第三的上层空间:其中就业人口中分别有 37.8%与 27.4%的企业主、管理阶层与高智商职业。在米兰大都会范围内,BB 与 BC 的就业人口比率分别为 4.5%与 3.7%;在米兰市镇范围内,则分别为 95%与 78%。米兰上层空间较集中在整个大都会的历史中心内,这与巴黎地区不同,后者在过去两百年来已经快速朝向法兰西岛西侧延伸。因此,尽管处于巴黎大都会中的再造社区数目远多于米兰大都会,但在米兰大都会中的这些再造社区却构成了郊区上层空间的绝大部分(Cousin,2012)。

<sup>②</sup> 但是在意大利方面,企业主与自由职业的比例较高,公共与私人部门管理阶层及高智商职业的比率则明显较低(Cousin,2009)。

“欧洲主要城市之一”<sup>①</sup>(Bonnet, 1994; Bagnasco and Le Galès, 1997; Rozenblat and Cicille, 2003)。由于米兰是意大利第一经济大城,因此就业人口中企业管理阶层的比例比任何国内其他大城市都来得高,但是该比例仍远不及法兰西岛,同时水平也比不上巴黎的高档社区。

因此,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些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完全不是归纳出来的结果,而是一方面参考了针对这两座城市空间所分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统计分类方式(利于都市内部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着眼于分类方式本身的同构性,尤其是相同城市里不同类型之间的关系,而不去探究米兰类型与法兰西岛类型之间偶然出现的相似处(借此建构出经过检验的都市内部比较);同时,尽管事先选定的两座城市的人口分布以及在全球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尽相同,但两者作为全国经济一线城市仍具有许多共同点。

## 二、再造的社区:新的理想类型

分析程序的第二阶段同样必须仰赖比较,而本文中的比较具有两种形式。针对五处被选定为调查田野的社区进行历史、种族及访谈等质化研究,并根据蒂姆·巴特勒(Tim Butler)针对伦敦类似空间所采集的数据进行二次分析,然后得出每个社区所有的相同特征,而这些特征也勾勒出住居自我区隔的特殊动态范围以及独特的社会混合关系。借由另外一种比较形式,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些重建社区的独创性,这种形式不再是社区彼此之间的比较,而是通过都市社会学所提出的不同论述模型,来理解空间中社会水平提升的现象。这是一种差异化与理想类型建立的过程,凸显出这种再造过程并不能被过去研究过的其他现象所涵盖。

事实上,我们不能采用惯用的分类方式来描述再造的社区,并借此解释中上层阶级的住居行为,以及他们在欧洲大都会中所参与的社会隔离现象。这些行为并不属于传统资产阶级群体的保存或强化

(Pinçon and Pinçon-Charlot, 1989, 1992, 2007),也不是循序渐进的绅士化(Glass, 1964; Bidou-Zachariasen, 2003, 2008; Brown-Saracino, 2010; Tissot, 2011),更不是脱离城市外围的过程(Jaillet, 1999; Berger, 2004; Jaillet et al., 2006; Charmes, 2011)。无论是从夷平、重建、增加人口(有时甚至还包括隔离)等抹去旧地回忆的大规模房地产活动,或是从选择住居地点的动机来看,这些行为都与前述不同。本文对再造过程及其他城市动态进行系统性比较(请参见表3-15)的特点,显示出再造过程并不是另一个过程中的变数,也不是数个过程交会而成的结果。

表 3-15 促成欧洲大都会出现社会升级的都市移居过程及所属空间(新)  
居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晋升资产阶级与保存资产阶级群体	绅士化过程	再造过程	脱离都市外围
过程涉及的社区类型	传统资产阶级市镇或社区	中心的工人及中产阶级旧社区;城市近郊工人阶级旧市镇的历史社区	今日邻近新商业中心的旧工人阶级与工业空间	大郊区
主要住宅类型	旧宅邸或大厦	翻修过的公寓大厦与连栋房舍	新的公寓大厦(单一与标准化的住宅)	新的独栋房舍
空间使用	混合型(中心社区)或住宅型(市郊市镇)	混合型	住宅型(绝大多数)	住宅型
推动过程的主要人口	世袭的资产阶级	具文化资本优势的上层阶级	私人部门管理阶级、具经济优势的上层受薪阶级	中产阶级与经济稳定的工人阶级
与场所记忆间的关系	崇尚:围绕需受保存的“空间特色”累积象征性资本	崇尚	抹杀与重新创造	崇尚或重新创造

<sup>①</sup> 这些称号让它与马德里及阿姆斯特丹等大都会齐名。

续表

	晋升资产阶级与保存资产阶级群体	绅士化过程	再造过程	脱离都市外围
对社会混合的看法	拒绝	崇尚	拒绝	拒绝
地方社会联系的表现	资产阶级群聚	都市村庄(横向与热络的社交性)	竞争的命运共同体	以敦亲睦邻为宗旨(因为居民性质单一)
建构身份认同的地方条件	延续身为资产阶级的意识	杂处性	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
空间形式与功能的关系	居民与经营地方象征性资本的企业协商(避免任何市街化的过程)	叙事性	线性	居民协商
居民与城市流动性的关系	都市居住性(例如将流动性最小化视为第一要件)	都市居住性(例如选择居住在能够累积并结合所有城市用途的社区)	制约下的职能低流动性	被迫的超流动性
进入社区的条件	象征性障碍(有时是具体障碍)	无障碍	具体障碍(有时是自行圈地)	与外隔离(有时是具体障碍)

我们得出的结论与巴特勒(Butler, 2003, 2007)不同,后者分析的对象是塔桥区(Tower Hamlets)以南的数个伦敦社区,以及与萨里码头(Surrey Quays)及皇家码头(Royals)相邻的地带,这些区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数经过重建,居民主要是在新商业中心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跨国企业中任职。巴特勒在该地区所观察到的确实是“资本促成绅士化”(Smith, 1979; Warde, 1991)及“新建绅士化”(Davidson and Lees, 2005, 2010)的案例,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社会

资产、偏好及居民住居实践的形成,而这些住居实践则结合了市中心绅士阶层的某些特色与城市周围独有的许多特点。然而我们却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伦敦码头区<sup>①</sup>(Docklands)内的住宅社区(它们的历史、都市规划及居民)与我们在拉德芳斯及塞格拉泰四周所研究的社区相同,都经历过再造过程这种独特的现象。

根据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著作《眼的意识》(*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 1991)所建构的概念体系,首先我们可以将巴黎、米兰及伦敦这些不同的社区,描述成中性且标准化的空间。这些社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再造过程发生在从前的工人阶级及工业空间里,它们被夷平、重建,接着新的居民入住其中。这与通过住宅翻新或更改建物用途而实现绅士化的市中心社区,以及通常是建立在处女地上的传统资产阶级社区完全不同。另外,这些再造社区的居民也与投资工人阶级空间<sup>②</sup>的绅士阶级不同,后者往往会通过占有物业及象征符号,试图让自己身处在延续场所集体记忆的脉络上(甚至在崇尚往昔回忆的过程中借由市场压力,逐渐将原本的物业所有人驱逐出去)。再造社区的居民则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空間的历史——就算年代并不久远——完全或几乎一无所知。

因此,莫内巷(allée Claude Monet)接受采访的居民几乎对雅特岛上勒瓦卢瓦角的历史完全不了解,十五年前那里还是工厂林立的荒芜之地。杜奈尔花园四周的居民,也几乎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法国汤姆逊公司(Thomson)旗下一间大型工厂的旧址。而在拱门市郊这里,只剩下距离不远(有些居民仍对此感到忧心)的拉德芳斯火力发电站偶尔会唤起该社区过去独栋住宅和公寓住宅与汽车制造工厂及报废站比邻而居的历史。1994年,一场爆炸摧毁了部分社区,引发后续大规模的拆除行动及房地产的经销与建设。至于圣菲利切与米兰2两地的居民,他们有些在当地已经居住超过

<sup>①</sup> 关于伦敦码头区也可参见珍妮特·福斯特(Janet Foster, 1999)的研究,其成果被纳入巴特勒的分析之中。

<sup>②</sup> 其实这些工人或工匠阶级空间在很久以前都是精英分子的居住地,例如从前巴黎贵族住居的玛黑区(Le Marais),不过它在18世纪初期被圣日耳曼街区(Faubourg Saint-Germain)取而代之。除此之外,美国波士顿的南区(South End)也是一例(Tissot, 2011)。



三十年,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社区是建立在过去没人居住的农地上。

随着抹杀场所记忆而来的,经常是通过标准化模式对地方认同进行再创造,也就是以能够在新居民中凝聚最多共识的参考值为依据,例如街道与建筑的新古典主义分类学,内容通常以文艺复兴名家命名,并广泛采用“意大利”风格的视觉语汇,建构出库尔布瓦再造社区的特点。这种再创造经常受到外地访客的严厉批评,他们表示不愿意住在这里(并挞伐这些空间“浮夸”或“造作”的特质),同时也引发当地从事文教工作的居民不满,抱怨有时觉得自己居住在一个“塑料社区”,完全没有他们所欣赏的“历史”与“陈迹”。

另外,对大多数受访者而言,选择居住在再造社区是因为左邻右舍的社会位阶十分均一,这是拒绝接触社会多元性与相异性所使然。在他们眼中,社会的多元性与相异性会对平静生活、舒适的生活模式以及子女未来可能的社会提升构成威胁。在我们进行研究的田野空间中,占极多数的工程师及企业管理阶层——他们与从事艺术和文教工作的居民不同——经常会将接触相异性视为一种交际互动的根源,而这对他们来说非常耗费精神。

这些再造社区是属于“无害”的空间,依据桑内特的说法就是它们几乎不具任何意义,建立的宗旨在于驱散社会接触带来的威胁(无论是真实的或幻想的)。这种社会的构形与均一性使得居民无法实现一种中立(centered)的认同,也就是在他们可以接受的多元化环境中达到“平衡”,进而成为加剧偏执(甚至是恐惧)的原因及结果。除此之外,位于巴黎、伦敦及米兰新商业中心附近的住宅群,无论是在工作安排、生活空间的持续性保障及建筑形态方面,都已经建构出一个不具城市性的世界,而邻近的社区正是依傍这个世界而生的。

这样就可以画出界线,隔绝自己才能保全自己,同时享有某种程度的优质生活。[……]住宅、社区代表的是我的私人空间、我的生活环境,所以说这的确就是我划定的专属空间,我不希望受到来自其他族群任何形式的侵犯,就算我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侵犯”。我很重视这方个人天地,它让

我能够与其他人保持距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存之道,我也有我的方式,而我并不愿意让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的人来到我个人的世界里。

(卡林娜,38岁,电信业业务管理干部,杜奈尔花园)

事实上,在安稳和安全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像有钱的地方就会有盗贼,但这都是小事。不过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能够平安往来的环境下是很重要的事,不必冒着会碰上流氓这类人的风险。因为过去这几年下来,我觉得某些区域似乎……应该说是整个米兰才对……几乎都被从不同地方来的非欧盟国家移民<sup>①</sup>给占领了,结果使得某些地区的治安有些败坏。我这么说不是种族歧视,因为我并没有歧视这些人,而是城里的某些地区确实住着某一类人,而且外国人的数目远比意大利人多,我个人并不想住在这些地方。如果非得在这些地方过夜的话,我会觉得不安全。就这一点来看,我觉得米兰<sup>2</sup>在近几年来成功保有它的……自主性和它的身份认同,但是米兰这座城市本身的情况已经恶化。

(阿曼多,41岁,小型电力公司内部工程师,米兰2)

通常只要社区里出现任何陌生人、外地人,大家就会感到害怕。只要有所谓启人疑窦的事情发生,我们会请“绿色大队”——社区保全——出动去了解。我住在这里已经二十五年了,但有时晚上我会出门散步抽烟,在完全没有妨碍任何人的情况下,还是会有些太太或不知道何许人也,一看到我就通报保全。

(马可,35岁,小型影视公司技术员,米兰2)

因此,绅士化代表了对都市生活某种必然风险的接纳(Savage and

<sup>①</sup> 非欧盟国家移民(extracomunitario)用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在意大利的公共言论当中的,它理论上指涉的是所有不具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国籍的外国人。我们不会用该字眼来描述富有国家的侨民(来自瑞士、北美或日本),而较常用它来称呼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有时也包括加入欧盟不久的东欧国家。

Warde, 1993), 以及承认都市多样性是一种有益的刺激<sup>①</sup>与逾越某些规范的条件。但是反观社区再造的过程, 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害怕与外界接触的最终形式, 属于犹太—天主教的想象核心。<sup>②</sup> 这种恐惧不断与对都市性的排斥相互纠缠、混淆(都市性被视作所有危险的温床, 并可能让应该获得保存的地方认同遭到破坏)。

再造社区的居民不仅远远无法达到“中立”认同的境界, 反倒将自己视为竞争命运共同体的成员, 也就是说左邻右舍的社经条件与自己相去不远(即便其中仍存有不容忽视的差距, 尤其是在房东与房客之间), 但更重要的是在世代内与跨世代的社会流动方面, 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盼望。因此这些居民与高档社区的世袭资产阶级不同, 后者在乎的是阶级群体的存续, 并将其视为社会复制的要素而不是社会流动。绅士阶级则试图唤起或重新唤起——大多遭到神化的——都市村庄的地方认同及相互认识(Jacobs, 1961; Chalvon-Demersay, 1984), 就如同中产阶级或中高阶级选择居住在独栋房舍, 认为它符合提供舒适空间并维持和睦邻居关系(因为均一化)等条件, 同时比起再造社区, 这里对于社会提升的竞争也不激烈, 或是说并不特别被强调出来。的确, 在经过再造的社区里, 想要出人头地的普遍现象以及邻近资产阶级“高档社区”——使得追求的目标更为明确——的地缘性, 促使新兴上层阶级家庭会以经济融合与社会流动的表现为依据, 来权衡应该如何选择居住、社交与社会化的地点。

比起米兰市里头的社区, 米兰2的素质绝对比较平均、一致, 尤其是跟社会现实情况比较起来。这里的居民都很习惯看见有钱人, 这毫不构成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钱人。

(米凯拉, 37岁, 教师, 米兰2)

<sup>①</sup> 就算在经过分析并由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 1996)理论化的报复式绅士化案例中(纽约与费城), 中高阶级新近投资的空间中所存在的社会混合, 其实是中高阶级所追求并崇尚的现象, 至少一开始是如此, 而且起码具有装饰的功能。帕特里克·西蒙(Patrick Simon, 1998, 2000)在其针对巴黎美丽城(Belleville)的研究中, 将其称为风景效应(effet paysage)。

<sup>②</sup> 桑内特(Sennett, 1994a)将这种拒绝与外界接触视为在历史渊源上与宗教层面不可分割的遁世概念。

住在这里的居民……或多或少都有些不服输的心态, 所以对自己的将来以及对子女的期望都十分具有想法。

(伊德里斯, 38岁, 独立顾问, 拱门市郊)

坦白告诉你, 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社会群体, 但我们还是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讷伊(Neuilly)那里(受访者子女就学的地点), 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有钱人, 但同时也有所谓的超级富豪, 结果我那10岁、12岁的孩子有次就跑来问我, 我们家究竟是有钱人, 还是穷人……但是我们还是让他们去那里上学, 因为觉得跟当地的居民比较没有距离, 也可以说我们乐意承担自己资产阶级的身份,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孩子们的教育。

(夏尔, 44岁, 航天工业领导干部, 杜奈尔花园)

2001年我搬离父母的公寓, 在社区里面买下另一间公寓跟我太太同住。同楼层有两个跟我们同年纪的邻居, 而且也是在这个社区长大, 我从小就认识他们。但是过去六年来, 我们从来没一起喝过咖啡, 路上碰到了是会打声招呼, 但却从来没有邀请过对方来家里喝杯咖啡, 因为问题出在我们实在没有什么时间。

(毛里齐奥, 36岁, 影视公司高阶干部, 米兰2)

再造空间的独特之处, 还在于居民几乎会一再根据先后顺序(ordre séquentiel)来规划时间与空间, 也就是指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中, 居民为求能承担自己身份认同的每个主要面向, 而特别分配出来的连续时刻与不同场所, 并根据某种能够相互保障的逻辑, 也就是确保后续身份认同与之前的一致性, 而将这些时刻与场所串联起来。受访居民透过这种方式试图避免身份认同的各个面向同时受到考验而可能造成的麻烦, 借此将必须分割身份认同或让身份认同遭到质疑的风险减到最低。再说, 因为居住地点的缘故, 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会随之而日益名正言顺。这是种不可或缺的身份表征, 恰好补足了今天愈发朝不保夕的职场生态, 就连管理阶层也不例外。因此, 每个时刻都必须协助

他们稳固、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增加它的一致性,并依循着对圆满人生及自我实现的渴望:当再造社区的居民在家的時候,他并不希望跟“外人”面对面,而是希望面对自己,面对能够保障其身份认同一致性的群体,同时跟其他同路人分享相同的价值理念(令其可以对该价值体系的适切性感到放心)。<sup>①</sup>于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社区称作是“一颗气泡”,或是“一个化外之地”,甚至是“一种心灵抚慰剂”,让居民能够建立起一种阶级的居住认同,让它在补足职业认同的同时,还能为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提供些许保障。

再造社区所具有的追求时间先后顺序的特质,与我们在传统资产阶级空间所观察到的延续稳定及多维度的阶级意识是不同的,后者的特征是在场所与居民之间具有互为彼此且具象征性的强烈一体化现象,而在这样的空间里,任何居民都不可能拥有完全做自己的时刻(Pinçon and Pinçon-Charlot, 2000)。同样地,这种一体化也反对绅士化空间中社会混合所崇尚的杂处性(hybridité),它是指每个人面对其他人时的关系密度与关系中的非人格性,所产生的或多或少格格不入的感受,这种情况会让人在身份认同上脱离原本意义单纯的归属感(或自我归属感)。

再造社区也属于线性空间(espaces linéaires),换句话说就是空间形式完全仰赖其预设的功能,一种事前就预定完成且必须遵照的功能。这些社区不允许桑内特所谓的城市叙事关系(rapport narratif):重新占据空间并赋予其新用途(与/或新使用者)的态度。再造社区从不会提供给居民他们期待以外的事物,因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事先缜密地规划完成,分毫不差地完全按照居民的期待。于是这些社区具有某种特殊的清晰度(clarté),一种清楚易辨的城市风景(Lynch, 1960):这些场所对于社会阶级,对于居住于此的种族,及/或其本身应

<sup>①</sup> 我们在此引述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1956)所提出的基本概念,他将身份认同看作是内在持续相似性以及与他人拥有某些主要相同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框架中,当然有可能感受到自我并在自我性上获得强化,而这正是因为接触到异性的结果。因此,本文并没有将对居住均一性的追求理解为强化自我存在需求的直接表现,而是众多身份认同战略中的一种,采用何种战略取决于当事人的地位及社会配置。

该具备的用途,只表现出一种固定的、霸权式的身份认同。因此,再造社区空间反对广场式的都市规划(及政治)形式(Sennett, 1994b)所传达出来的,不仅是居民对安全的企盼,同时也是对自身企盼的保障,这是一种受到约束、恒常不变且不可动摇的盼望(Bégout, 2002)。

在新的商业中心与再造社区之间,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每个标准化场所里,也处处可以观察到职业生活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核心所蕴含的程序时间性(temporalité séquencée)。这些场所会根据职业活动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与节奏,或是根据每个人所能支配的休息时间,而彼此相连。另外,想要减少前往不同空间的时间浪费,也会影响到场所的位置。因此,在勒瓦卢瓦及库尔布瓦这两个法兰西岛社区案例中(在对应的米兰社区里也多少可以观察到),居民通常是因为家庭扩张而迁居到这些社区里,并想尽可能缩短每日交通的距离与时间。首先是相对于市中心(或市中心所能提供的服务)而言,许多年轻夫妻在尝试搬进更大的屋子或自购住宅时,因为预算不足而不得不放弃住在市中心的念头;接着是相对于巴黎西区及其近郊的高档住宅区而言,有许多社区居民都是来自这些地区(通常是因为跨世代的社会复制所造成的现象);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考虑重点是相对于首都及拉德芳斯的商业区而言,几乎所有的社区居民都是在这些商业区工作。由于这些管理阶层自愿或被迫长时间工作,使得他们会千方百计缩短被视为耗费时间的交通距离。同样地,这些人因为明白自己有很高的职业流动机会(无论是被迫或自愿),所以也会让自己保持在雇用高等人力的主要区块四周生活。

为什么选择住在拱门市郊?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离拉德芳斯很近,交通方便。为了有好的工作表现,不能在上下班通勤上花上三个小时,而且也应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还有家人。我很幸运是在信息产业工作,早上可以稍微晚一点到办公室,不过我们也下班得比较晚就是了。所以选择住在拉德芳斯或南泰尔(Nanterre)附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它可以缩短通勤的时间。再者就是要具备换公司的可能性,这也是



靠近拉德芳斯的另一个优势。今天我们不能完全依附在公司底下,而且公司也不再照顾员工,就算是为公司卖命很多年或有大批生意成交,当公司想要裁员,那你还是得走人。对了,我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因为我是外来移民,所以必须认清事实,我们绝对是首先被裁的对象[……],所以必须有办法很快在其他公司另起炉灶才行。另外,通常住在拱门市郊的居民很少会一直从事同一份工作,他们会换公司,在不同的企业之间流动。

(伊德里斯,38岁,业务及信息独立顾问,拱门市郊)

这些社区居民想在中长期的人生计划中纳入工作弹性,于是尝试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嵌合尽可能地合理化。再者,法国与意大利的企业都一样,在引导旗下员工迁居靠近办公室的住宅方面,经常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例如公司会出资补助让他们能够以较低价格取得这些住宅。所以如果说东泽洛(J. Donzelot, 2009)基于汽车的密集使用率,而将市郊集合住宅的居民与空间的关系定义为被迫的超流动性(hypermobilité contrainte),那么再造社区的居民就应该是制约下的职能低流动性(mobilité fonctionnelle minimisée sous contraintes)。这些居民也与正经历绅士化社区的居民不同,因为后者选择居住地点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方便进入市中心并取得市区的文化服务,享受它提供的社交性、多样性及休闲活动。

最后,我们必须了解本文分析的巴黎及米兰社区具有两项特点:其一,它们是种划界式防守建物(architecture défensive de marquage liminal),属于圈地并有门禁管制的建筑;其二,这些社区是建筑在私家或半私家取得的绿地上。因此,面对从美国传入欧洲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ies)(Davis, 1998; Blakely and Snyder, 1997; Le Goix, 2006)城市规划相关分析,我们可以保守地将这些再造社区看作是欧洲通过功能性分化来建造城市的最新成果之一(Grant and Mittelsteadt, 2004; Atkinson, 2006),其源头可以回溯到劳工花园城市的规划运动,而该运动持续在不同线性空间之间建立起明确的区隔。

## 参考文献

- Atkinson, R., "Padding the Bunker: Strategies of Middle-class Disaffiliation and Colonisation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Vol. 43, No. 4, 2006.
- Bagnasco, A., Le Galès, P. (eds), *Villes en Europ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7.
- Bégout, B., *Zéropolis*, Paris: Allia, 2002.
- Berger, M., *Les périurbains de Paris, De la ville dense à la métropole éclatée ?*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4.
- Bidou-Zachariasen, C. (ed.), *Retours en ville: Des processus de "gentrification" urbaine aux politiques de "revitalisation" des centres*, Paris: Descartes & Cie, 2003.
- Bidou-Zachariasen, C. (avec Poltorak, J. F.), "Le 'travail' de gentrification: les transformations sociologiques d'un quartier parisien populaire", *Espaces et sociétés*, vol. 132/133, 2008.
- Blakely, E. J., Snyder, M. G., *Fortress America: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 Bonnet, J., *Les grandes métropoles mondiales*, Paris: Nathan, 1994.
- Brown-Saracino, J. (textes rassemblés et commentés par), *The Gentrification Deb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Butler, T. (avec Robson, G.), *London Calling: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Re-making of Inner London*, Oxford et New York: Berg, 2003.
- Butler, T., "Re-urbanizing London Docklands: Gentrification, Suburbanization or New Urb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31, No. 4, 2007.
- Cartier, M., Coutant, I., Masclet, O., Siblot, Y., *La France des "petits-moyens": Enquête sur la banlieue pavillonna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 Chalvon-Demersay, S., *Le triangle du XIV<sup>e</sup>: Des nouveaux habitants dans un vieux quartier de Pari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SH, 1984.
- Charmes, É., *La ville émiétée: Essai sur la clubbisation de la vie urbaine*, Paris: PUF, 2011.
- Cousin, B., "La stratification sociale en Italie et les paradoxes de la modernisation conservatrice", in Lazar, M. (ed.), *L'Italie contemporaine de 1945 à nos jours*, Paris: Fayard, 2009.

- Cousin, B., "Classes supérieures de promotion et entre-soi résidentiel: l'agrégation affinitaire dans les quartiers refondés de Milan", *Espaces et sociétés*, Vol. 150, 2012.
- Cousin, B., "Ségrégation résidentielle et quartiers refondés: Usages de la comparaison entre Paris et Milan", *Sociologie du travail*, Vol. 55, No. 2, 2013.
- Cousin, B., "Entre-soi mais chacun chez soi: L'agrégation affinitaire des cadres parisiens dans les espaces refondé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Vol. 204, 2014.
- Cousin, B., "Préteceille E., La division sociale de l'espace milanais: Comparaison avec le cas parisien": *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Italie et Méditerranée*, Vol. 120, No. 1, 2008.
- Davidson, M., Lees, L.,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and London's riverside renaissa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Vol. 37, No. 7, 2005.
- Davidson, M., Lees, L.,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ts Histories, Trajectories, and Critical Geographi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Vol. 16, No. 5, 2010.
- Davis, M.,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New York: Vintage, 1990.
- Donzelot, J., *La ville à trois vitess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Villette, 2009.
- Elias, N., *The Court Society*, Blackwell, Oxford, 1983 (1<sup>e</sup> éd. en allemand: 1969).
- Erikson, E., "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No. 4, 1956.
- Foster, J., *Docklands: Cultures in conflict, worlds in collision*, Londres: UCL Press, 1999.
- Glass, R., "Introduction", in UCL Centre for Urban Studies,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Londres: MacGibbon & Kee, 1964.
- Grant, J., Mittelsteadt, L., "Types of gated commun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Vol. 31, No. 6, 2004.
-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Jaillet, M. -C., "Peut-on parler de sécession urbaine à propos des villes européennes?" *Esprit*, Vol. 258, 1999.
- Jaillet, M. -C., Rougé, L., Thouzellier, C., "Les modes de vie des 'navetteurs' toulousains installés aux franges de l'aire urbaine: Vers l'émergence de nouvelles figures de l'urbanité", in Bonnet, M., Aubertel, P. (eds), *La ville aux limites de la mobilité*, Paris: PUF, 2006.
- Le Goix, R., "Les 'gated communities' aux États-Unis et en France: Une innovation dans le développement périurbain?" *Hérodote*, Vol. 122, 2006.
-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60.
- Massey, D. S., Denton, N. A., "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s*, Vol. 67, No. 2, 1988.
- Maurin, É., *Le ghetto français: Enquête sur le séparatisme social*, Paris: Seuil, 2004.
- Oberti, M., *L'école dans la ville: Ségrégation - mixité-carte scol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7.
- Oberti, M., Préteceille, E., "Cadres supérieurs et professions intermédiaires dans l'espace urbain, entre séparatisme et mixité sous contrôle", in Bouffartigue, P., Gadea, C., Pochic, S. (eds), *Cadres, classes moyennes: Vers l'éclatement?*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 Pinçon, M., Pinçon-Charlot, M., *Dans les beaux Quartiers*, Paris: Seuil, 1989.
- Pinçon, M., Pinçon-Charlot, M., *Quartiers bourgeois, quartiers d'affaires*, Paris: Payot, 1992.
- Pinçon, M., Pinçon-Charlot, M., *Sociologie de la bourgeoisi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0.
- Pinçon, M., Pinçon-Charlot, M., *Les Ghettos du Gotha: Comment la bourgeoisie défend ses espaces*, Paris: Seuil, 2007.
- Préteceille, E., *La division sociale de l'espace francilien: Typologie socioprofessionnelle 1999 et transformations de l'espace résidentiel 1990-99*, Paris: Observatoire sociologique du changement, 2003.
- Préteceille, E., "La ségrégation sociale a-t-elle augmenté? La métropole parisienne entre polarisation et mixité", *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 Vol. 62, 2006.
- Rozenblat, C., Cicille, P., *Les villes européennes: Analyse comparative*, Paris: DATAR/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3.
- Savage, M., Warde, A., *Urban Sociolo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3.
- Sennett, R.,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 The Design and Social Life of Cities*, New York: Knopf, 1991.
- Sennett, R., "La ville à vue d'œil. Entretien avec Richard Sennett", *Esprit*, Vol. 202,

1994.

Sennett, R.,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4.

Simon, P., "L'intégration au quartier à l'épreuve de la rénovation", in Haumont, N. (ed.), *La ville éclatée: Quartiers et peuplements*, Paris: L'Harmattan, 1998.

Simon, P., "L'invention de l'authenticité: Belleville, quartier juif tunisien",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Vol. 16, No. 2, 2000.

Smith, N.,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 45, No. 4, 1979.

Smith, N.,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Tissot, S., *De bons voisins: Enquête dans un quartier de la bourgeoisie progressiste*, Paris: Raisons d'agir, 2011.

Warde, A., "Gentrification as consumption: Issues of class and gend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9, No. 2, 1991.

## 附录 受访者简介一览表

除了单身的受访者之外,下表是以受访伴侣为单位制作完成的,就算伴侣中仅有其中一位接受访谈。

	人数 (巴黎)	人数 (米兰)
总数	56	34
伴侣平均年龄		
未满 20 岁	1	0
20—29 岁	6	2
30—39 岁	25	5
40—49 岁	17	12
50—59 岁	6	5
60—69 岁	1	8
70 岁以上	0	2

续表

	人数 (巴黎)	人数 (米兰)
婚姻状况		
单身	7	5
同居(包括依据法国 Pacs 民事伴侣法结成的同居伴侣)	11	4
已婚	35	23
分居	0	0
离婚	2	2
寡居	1	0
子女数目(包括在社区长大的成年子女)		
0	15	6
1	13	9
2	19	12
3	6	4
4	3	1
男方职业(退休及失业人士则以最后一个工作为准)		
工匠、商人	1	2
企业主	2	2
自由职业	6	6
公职管理干部	6	0
教授、科学相关职业	0	3
传播、艺术或表演相关职业	3	1
企业管理干部及工程师	31	13
中层职业	3	5
职员	0	0
大学生、中学生或初中生	1	1
家管	0	0

续表

	人数 (巴黎)	人数 (米兰)
女方职业(退休及失业人士则以最后一个工作为准)		
工匠、商人	1	0
企业主	0	0
自由职业	1	4
公职管理干部	1	0
教授、科学相关职业	3	3
传播、艺术或表演相关职业	3	3
企业管理干部及工程师	22	2
中层职业	4	1
职员	4	1
大学生、中学生或初中生	2	0
家管	8	13
入住身份		
房东	31	28
房客	23	1
宿舍	1	2
与父母同住	1	3